

度橋

鄉下四合院中庭的冬日不曬花生稻穀，臨時搭設起的鐵架占據廣場偌大空間，藍白斑條的塑膠布幕落下，兩列橘黃紅紫的花圈題上墨字輓條開了道。他們捎來耳語吩咐十分鐘後度橋，椅凳的男人右手接上電子琴的擴音喇叭，另一手騰空躍起，指尖按住八度黑白鍵板，電子樂音四周流竄，像一陣兵荒馬亂的行軍前奏。

時辰早算好了，巳時度橋、午時辭生封釘、未時發引出山，他們卸下連日身上披掛的素色布紗，交代屬虎之人與蛇對沖，待會兒老人家度橋，屬虎的男女得閃遠邊點。

道士換下一身化學纖維的亮色黃袍，自桌底摸出紫色衣袍披上，拿出口袋的青銅噴吶放置腰間，身旁的女人爲他掛上一只面罩，像是小時候在夜市攤販買來的白雪公主面具，牛奶白色的漆面暈上兩頰羞澀的蘋果紅，似笑非笑的令人捉摸不清藏在面具底下神色。他轉過身，將鬆緊帶往腦杓拉繫，下巴黏上一道紙糊的灰黑鬚鬚，女人爲他戴上繡有八卦圖式的四方貌，旁人遞來木頭拐杖，他握持在手。

男人弓了背，先喬裝費力地撐杖走行幾步，他喃喃說道老人家越嶺翻山才度得了橋，時候已經不早了，老人家腳程又慢，再不啓程恐怕霧來風驟，耽擱了好時辰。

橋墩不如預想中的漫長或臨空高聳，也不見有黑水滾濤橫阻死生二界，大人們自屋角搬來十餘塊紅色土磚，墊上一道窄長的木板，女人手捧一臉盆清水擺在木板盡頭。男人說來來來過橋叻，隨人口袋銀角錢票掏一掏，多掏些送老人家行一段路，橋頭一個土地公白髮蒼蒼喜顏容，引領亡靈來拜懇叻。

送行的隊伍自橋端一路延至四合院庭門，時近正午，我脫下禦寒大衣重新綁繫腰間的黃布衣帶。他們卻說探路的人來報，前方日頭暗得早，霧色濛濛起，此季路上芒草生不長，夜越近風吹得越狂，老人家帶厚一點的皮襖沒有，跟緊跟緊，別迷了路、錯走了道，人海茫茫一路暗暝沒得找的。

前方的親人接次遞來滿把零錢，過一回木橋丟幾枚大小銅板入盆水，撲通一聲行伍前進繞轉。偶而有人經過，自口袋掏出一兩張塑膠新鈔，這年的銀錢新換了靛藍色玉山帝雉的樣式，辨識碼折射出一閃一爍的水光。大人吩咐別一把將錢擲光，最遠一程行至奈何橋，莫留手邊錢財。

度過金橋步銀橋。他們二人分據橋之左右，男人手引黑幡憑空舞畫一抹一捺

的空白符印，灑甘露，潤枯焦，彷彿一道開疆的旗幟將荒域掃蕩，送行的隊伍在後方緊隨。男人說，走上橋要腳步放輕心頭放寬，一踩一踏落乎穩妥，毋通走踵，行乎好適，當心一失神，步履落下橋、踏上地。過往的路遠近難卜，趁天光微微亮起早啓程，不然失了方向，還得繞道走冤枉路。

踏在目光所及的人世，我們想像新魂一路可能跋涉的荒嶺河涇，今宵到此銀橋路，有五色雲在空中飄。他信手展閱長卷，向妝扮土地的男人報上姓名生辰，逐一誦讀隨行度橋的兒孫姪輩名字及人數。

日光下送行的路徑依血親輩分將隊伍衍長，男人前後踏空七字步，敬躬不止地搖晃右手的青銅噴吶，套上眼神鏤空的面具，替身爲我們目睹前程。他喃喃說起，行黃泉路苦海萬里波，這一程交虎關行山路，一步踩穩二步扶身三步順水走舟，見天色起黯，毋搖毋驚咽。東西南北魂請轉請回，亡魂在東在南在西在北走往中央。二程新魂度風走嶺，魂往天往地往中方，老人家歡喜子孫來相送，峰迴正路轉，毋畏跋涉苦，毋回瞬徬徨。

我們的前身也許曾踏上相似路程，新生的記憶卻像蔓草叢生已不復熟悉。母親說，走過人世的路愈長，愈明白做人親像行路，若莽撞就行不對路，再難行也有平順的日子，一世人走走看看總有回去的時候。

在年末的冬日尾聲，我始終記憶長程的日光周旋在玻璃相框下，阿公的五官模樣，猜測不出他眼前的日夜光景，或身體髮膚感受的世間冷暖溫差。難忘往返於醫院探望的那段時日，面目迥異的親人守候在大樓空調光潔冷崇的氛圍中，暫且收拾床邊的免洗紙內褲與成打的廉價蠟味毛巾，挪出或坐或站的空間話起家常，不時錯落著轉診喊號、哭泣閒聊或病床上抽痰嘔吐的聲音。

打針抽痰灌腸抽血吃藥開刀，像一連串歇止不下的儀式，痛著落淚，睡時又沉默以對。而隔壁床位的病人家屬耗去許多時間，清理他們親人身上發膿結痂的各處傷口，瞥見那沾染黃綠色膿水、丟棄在旁的紫藥水優碘棉布，總感覺一陣麻痛。

那時的我，經過一具具走動或轉身的軀體，有種不盡真實的陌異感受，恍如水族缸裡緩慢游動、搖尾款擺的魚，來回於醫院分工精良的部門尋路前行。每每等過紅綠燈的陽光底下或漆黑夜晚，眼前盡是笑鬧吃食逛街走動的身影，才覺得自己重回到活蹦亂跳的另個世界。

死生之界不若楚河漢界般容易釐定，也不易憑藉肉眼探看每一具身軀走過的路途光景。友人某曾歷歷如繪述說，自己連續數周在夢中，和全非現實世界相知相識的他者相伴，夢境必結束於那人的意外死亡或主動尋死，舉凡車禍跳樓自殺

喪禮等形式，像一場接連一場、等待在明日之夢中無以遏阻的倒數計時，親眼目睹他人離開人世的最後面容，聽不清他們臨去前唇角牽連的話語。詢問之後，方說那段時日的夢境原來是三人尋她已久，變化為不同面目，現身夢中意圖傳遞訊息以償宿願。

友人又說道遊移世間的魂或鬼形，有透薄、色澤及衣裝之別。某日溽夏，她輾轉反側難能入眠，一陣心顫神慄，睜眼瞥見窗外電線桿一襲紅衣像風箏翻飛於天際。據民間信仰乃至電視劇習受的鬼靈知識，身著紅衣之魂應是慘死或蒙冤甚深，我想那短暫如靈光的形見，如一次次奔赴於不同時空密道的旅程，偶然之間不經意的回眸，時而流連在過期的、身世際遇失去鮮度的人世，執著於難能捨去的意念，不願輕易驅散消失的生死記憶。

母親說她在送行前也作了個夢，暗暝走在蘆筍田旁的鐵軌道上，提著小時候上學的便當布包，像是大人叮嚀她走一段遠路送飯給人。飯菜還有一點溫熱，她說，鄉下的鐵軌道從前常見運甘蔗的燃煤火車，現今種甘蔗的人少了，值不了多少錢。母親在夢中攜著便當行經一節廢置路旁的火車廂，沿著交叉的鐵軌道，電線桿上過冬的燕子黑漆漆棲成一列，鄰近的田舍有燈有遠近的狗吠聲，她看見阿公牽著舊家那輛老式鐵馬走來，咧嘴微微笑著露出一顆金牙，一陣風傳來像鄉下田間成排木槿花開的氣味。

人一生能吃飽上路是多大的福氣，母親說。自小家裡吃飯的人多，養全厝內的人不簡單，年冬若好便當菜就比別人澎湃，收成若差多吃幾頓剩菜，大人說一日平安一日福，吃多吃少一晃過三冬，三晃過一世人，吃好吃壞攏是命。

時辰過了午時，後院傳來鄉下辦桌流水席的菜香，爐火湯水赤焰滾滾的燒，大人用塑膠紅碗盛了六葷六素置放桌前，配上一碗冷去的白飯，道士夾了一口菜頭土豆，喃喃唸道飯是五穀，乎你子孫代代大發福。母親始終相信她在夢中送過的飯菜，不見得有魚有肉，有那天出山辦桌吃頓便飯的甜鹹油飯佛跳牆，不過在生有孝一粒土豆，吃得出那頓飯的溫熱。

大人交代把紅包袋繫在手腕，裡面錢不多，阿公給你的一點心意，好好存著別花掉了。想起當小孩的時候過年回鄉下，灶腳還用樹枝柴木生火煮飯，吃團圓飯前幾天就要準備宰鴨殺火雞，後院還養了一窩粉鴿有時燉作人蔘肉湯。再長大點，飯桌上問候寒暄的話題隨年歲輩次輪替，交代讀書功課工作家庭或收入健康，自白飯端出電鍋一刻開始，免不了一陣鄰舍親友乃至時事奇聞的配菜。

搭不上話的小孩填飽一肚子的湯湯水水自飯桌儘早告退，退守電視機螢幕搬演的年節特別節目，當紅偶像與通告藝人自主持人兩旁排開，坐上年夜飯圓桌，

一一道賀生肖新年吉祥話，金蛇狂舞馬年到，四蹄狂奔奔小康，羊眉吐氣健如猴，金雞報喜狗來富。十二生肖行過一遭，插科打諢的劇碼翻來覆去，昔日玉女歌手轉眼也養兒育女褪隱去了。我們將電視裡的吉祥話如數家珍的複述一遍，領過阿公酒飽飯足後行賞的紅包，年才算過了。

錢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手尾有綽留乎子孫。母親說她讀小學時叔伯去世，出山前長輩給了紅布袋要她綯在手上，囡仔人不識代誌，難得不用等過年也有錢拿，急忙打開看包了多少，被身旁的阿公一個猛勁搶過，氣急敗壞輕聲斥責她不知天不知地，過世的人的手尾錢要拿回家放攔米斗內，毋是乎妳親像過年拿去巷口柑仔店買糖仔買炮仔來放。

離未時還剩二刻，將手腕繫著的紅布袋收進口袋，有人拿起塑膠袋錯落打包起流水席的殘羹剩菜，身著黑色道服的男人和樂師一桌話起這年冬走過哪些地方趕攤送人一程。他們說吃過午飯，多找幾個查埔人作伙抬棺大厝轎，好家在這兩天出日頭，雨水也歇點落。電子琴斷續奏起違和的佛歌，男人說度過橋，木板紅磚頭攏總收起，買路錢準備好抹。

這天正午走出四合院中庭，觸目即是枯黃曬乾的稻稈臥滿田間，鳥聲不時錯落在更遠的天際，庭院屋簷的紅磚瓦折射一寸一寸的日光，想度橋行過的路途彼端，或有眼前生意勃發的季候景況，活靈活現宛如家居，日常依舊。